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第一三五七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十二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357).....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与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1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题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把军队从其侵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及叙利亚的领土撤出”(S/7967)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五十七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星期日下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 汉斯·R.塔博尔先生(丹麦)。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 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日本、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357)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与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3.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4.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5.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题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把军队从其侵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及叙利亚的领土撤出”(S/7967)。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与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题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把军队从其侵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及叙利亚的领土撤出”(S/7967)

1. 主席：根据安理会以前通过的决定，经安理会同意，我现在邀请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及约旦等国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黎巴嫩、伊拉克、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突尼斯以及利比亚等国代表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参加讨论，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G.拉斐尔先生(以色列)、M. A.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G. J.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及M. H. 法拉先生(约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S. 钱马斯先生(黎巴嫩)、K. 哈拉夫先生(伊拉克)、A. T.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J. 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S. 沙希恩先生(科威特)、M. 迈斯提里先生(突尼斯)、W. 布里先生(利比亚)在指定席位就座。

2. **主席：**应叙利亚代表的请求〔文件S/7973〕，根据安理会的协议，如事态发展需要召集紧急会议时，各成员应随时应召，我与安理会成员进行了磋商，临时通知召开了这次会议。

3.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就议事日程上所列四项议程进行讨论。在请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希望提请大家注意，自上次会议以来，秘书长所收到的补充情报已载入六月十一日文件〔S/7930/Add.3〕中，并已向安理会散发。

4. 在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先请秘书长讲话，因为他又接到补充情报。

5. **秘书长：**今晚我收到布尔将军三次来电，这些来电不包括在安理会现有的补充情报材料中，即不包括在主席先生您刚才提到的文件〔S/7930/Add.3〕之内。所有这三份来电都谈到有关以色列坦克纵队从拉菲德向前推进一事。我已三次电告布尔将军与大马士革以-叙混合停战委员会主席，要求得到有关此事的紧急情报。

6. 下面是布尔将军的三次来电。今日纽约时间十九点零六分收到的布尔将军第一次来电，电文如下：

“我们正等候大马士革的报告，收到后即行奉告。”

7. 今天纽约时间二十时三十二分收到的布尔将军第二次来电电文如下：

“顷接大马士革报告：

“1. 今天六月十一日格林威治时间九时五十分左右联合国军事观察小组UN-203、UN-150、UN-77、UN-147、UN-85与UN-142从谢赫-迈斯基内’——地图已发给安理会各成员国，该村已在图上标出——‘与纳果阿向拉菲德进发’——这些村名也已在地图上标出——‘以便在

库奈特腊地区建立流动观察哨。在拉菲德，公路被以色列国防军封锁。所有这些小组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都报告说，以色列部队中有大量坦克。’

“2. 格林威治时间十五点三十九分，联合国203与150军事观察小组报告说，他们观察到在朱卡达村前两、三辆坦克’——该村也已在地图上标明，写成“Joukhadar”，位于拉菲德西南方。电文继续说：——‘他们还报告说在这个村庄前面的一个山岗上有一支坦克纵队正向东前进，以后又转而向南。’”

8. 下面是纽约时间二十时三十六分收到布尔将军的第三次来电：

“六月十一日格林威治时间二十三时三十分，萨森先生”——以色列外交官员——“通过电话告诉我说，他收到纽约来电，内有来自叙利亚方面的关于拉菲德附近有军队移动的指控。他说，他已就这一说法与所有部队及前线指挥官进行查核。前线平静。他说前线各处均无挺进，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9. 此刻我并无有关此事的其他情报，但必须记住联合国观察员六月十日没有在那个地区，而且在六月十一日上午以前也不可能到达那里，因此，他们的报告不可避免地局限于他们在六月十一日，也就是今天的观察。

10. 遵守停火的关键问题在于以色列军队是否在六月十日格林威治时间十六时三十分以前就在拉菲德及其附近，或者还是他们在规定的停火生效时间以后进入那一区域的。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11. **主席：**在请叙利亚代表发言前，我先请马里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2. **康特先生(马里)：**首先向叙利亚代表致歉，我援引临时程序规则第八章第四十一条对秘书长报告的法文本至今尚未散发感到惊讶，我们参加安理会辩论时理应将他的报告作为我们的根据，根据临时程序规则第八章第四十一条我国代表团坚持要求将秘书长报告的法文本尽快散发，倘能如此，我将对秘书处不胜感谢。

13. **塞杜先生(法国)**:我充分理解秘书处目前的困难,但是,出于明显的理由,我支持马里代表的要求,我还想冒昧地补充一点,秘书长报告(S/7930/Add.3英文本)中有相当数量的语汇需要加以解释,甚至需要翻译,因此,将报告译成法语或译成能使一个已经少睡了几个小时的普通外交家看懂的语言,更显得必要。关于这点,无需我赘述,你们都能找到这样的例子。例如,在第1页上就有“sitreps”,“TCC”,“IDF”,“lmg”,“smg”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汇。

14. 这里我希望能把我的讲话口译出来。

15. **主席**:马里代表援引第四十一条规则提出了一个程序问题,并得到法国代表的支持。

16. 我也想提请该代表注意第四十六条规则,该规则如下:

“一切决议和其他重要文件都应立即见到各种正式语文文本。”

17. 此外,根据第二十六条规则:“秘书长应负责准备安理会所需文件……”我想询问秘书长上述文件的各种正式语文文本何时可以见到。

18. **秘书长**:由于今天下午安全理事会没有可能召开会议,我在下午用了一些时间以补充情报的形式准备了这个报告,而且已经送交主管部门印制、翻译和散发。今天下午早些时候,我的印象是这个文件的英文本和法文本今天晚上可以准备好。当我获悉安全理事会要在十时三十分开会时,我立即向翻译司查询,我得到的回答是,法文本大约在午夜就可准备好。所以我的印象仍旧是我的报告的法文译本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即可准备出来。

19. **主席**:法国和马里代表对此表示同意,我们将继续进行讨论。

20. 在我的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21.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主席先生,我感谢你 and 安理会各理事国应我们的要求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的紧急会议。我必须说,由于今天是星期日,一个休息的日子,这次会议必然会使你和安理会的成员感

到很大不方便。但是,由于我们面临的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而且我认为正在恶化到安全理事会所不能容许的程度,这次会议也许可以得到谅解。

22. **主席先生**,一天来每当我直接从大马士革收到情报,我都立即同你和副秘书长保持联系。正如我在六月十一日给你的信中所说,事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现在我把该信的第1段和第2段念一遍,

“今天下午三时,我们外交部长从大马士革打来电话通知我们,一个以色列装甲汽车和坦克纵队,在军用直升飞机和其他部队的支援下,在当地时间十八时,从昨天停火三小时十七分钟后即被占领的拉菲德向东和向南移动,并且占领了以前没有发生过战斗的新地点和地区。

“我们当即把这次新的破坏停火事件告知联合国观察员并请求调查。他们立即设法赶到破坏停火的现场,但是以色列占领部队阻止他们履行职务,甚至不准他们接近有关地区。”〔S/7973〕

23. 秘书长所提供的报告证实:从大马士革陪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小组的一个叙利亚联络官被逮捕,经联合国观察小组同以色列当局交涉之后,该军官才被释放。

24. 从秘书长散发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发现以色列部队的地方有南面的纳果阿、谢赫·迈斯基内和朱卡达。这样,我们正亲眼看着以色列为了在叙利亚侵占更多的土地而进行有组织的侵略的又一步骤。

25. 我不想占用安理会会议更多的时间来回顾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但是请允许我提醒安理会各理事国,当我们请求召开紧急会议时——这是第三次这样的紧急会议——我们向安理会提供了关于有组织地入侵叙利亚、占领库奈特腊和轰炸大马士革等事实。所有这些事实,以色列代表一再否认,但却为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和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的报告所证实。如果以色列代表今天说“我断然否认叙利亚代表的说法”,我是丝毫也不会感到奇怪的。倘若如此,回答已经摆在安全理事会的面前。以色列的军队,正如在与会成员面前的地图上所标明的的那样,已经从停火后占领的拉菲德向南和向东前进,

破坏了安全理事会迄今已通过的三次决议所要求的停火。

26. 以色列选择今天这个星期日进行新的进攻是耐人寻味的。从今天下午我一直在设法同联合国秘书处负责这方面问题的成员，也同您，主席先生，取得联系，但我们很难和在耶路撒冷的奥德·布尔将军取得通讯联系，因为所有通讯必须通过日内瓦，而日内瓦通讯机构星期日是办公的。

27. 从秘书长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困难仍然存在——至少这是我在阅读秘书长的报告中所得到的想法，这份报告是在我们到这里来的路上收到的（当然在此之前是发不出来的）。和布尔将军取得通讯联系的第二个困难是以色列当局不给观察员执行他们的任务和职责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28. 我还愿意就此提出这次新的推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如果看一看地图，就可知道这次前进是以雅穆克河及其上游为目标的。在前几次安理会的会议上，我已经说明过，河水问题以及以色列人在如何有计划地设法占领约旦河上游各个地区。雅穆克河如果不是约旦河的最大支流，也是约旦河最大的支流之一。

29. 如我说过情况似乎比人们目前认识到的更为严重。每一天都在证明我们所说的侵略是一次按照周密计划所进行的有组织的侵略。

30. 考虑到我已经提供安理会的那些事件的新动态，尤其是考虑到以色列当局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决议的蔑视，特别是对有关停火的最近三个决议的蔑视——这些决议已经遭到破坏——我认为现在是而且应该是安全理事会采取某些行动的时候了。

31. 以色列当局这样蔑视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是不能接受、也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必须采取行动。特别是考虑到安全理事会关于要求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第二三五（一九六七）号决议，这一行动应首先旨在制止这一侵略在它已经入侵的地方继续向前推进。第二，现在是安理会谴责破坏停火的时候了。如果那些破坏停火事件已被证实，对它们沉默不语或加以宽容，只能被解释为对这些事件的认可。无论何时当和平和安全受到威胁时，安全理事会是负有保卫和平和安全

任务的机构。目前局势在向安全理事会作为这样的机构挑战。因此，如果破坏被证明是确凿无疑的——而且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已向安理会举出大量破坏停火的事例足以构成对以色列当局的谴责——我想安理会应该毫不迟疑地谴责破坏停火者，以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第三，如果这些破坏事件是成立的——事实上是成立的——应要求破坏者撤回原地。说清楚些，破坏者从哪里开始侵占的就撤回到哪里去，以消除他的破坏。

32. 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避免讨论那些与我就安理会要求的行动所提出的各点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而应该正视这一严重局势以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33.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是以色列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34. **拉斐尔先生（以色列）：**我很高兴来回答叙利亚代表，并就他和秘书长的报告[S/7930/Add.3]中所提出的事件提供我所得到的消息。

35. 关于在拉菲德地区的军事行动，我现在可以说是有一些军用车辆移动，但是该项移动是在停战线以内的。在昨天六月十日格林威治时间十六时三十分停火时所确定的停战线外，没有前进的活动。我的政府与布尔将军经常保持联系，甚至在现在这个时刻再一次向他建议，如果观察员不在现场，则派他们到那里去，以证实我们的部队是尊重昨天在停火生效的时刻所确定的停战线的。

36. 而且，我要指出在前线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任何射击和战斗，因此停火正在被认真地执行着。

37. 另外，我请安理会注意一些与我们正在处理的局势有关的事件。库奈特腊控制中心是在以色列当局的合作下重新开放的。联合国观察员现在库奈特腊，控制中心也正在进行工作。我想这种情况在布尔将军的报告中也得证实。

38. 若干叙利亚联络官昨天和今天被逮捕，我高兴地证实他们已被释放。在布尔将军的报告中也指明了这一点。

39. 我的政府已经给联合国观察员到达停战线

以充分的便利，联合国观察小组按照规定的数目已驻扎在沿线，并根据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的指示分布各处。

40. 这些是我所知道的事实，这些事实表明停火得到充分尊重，并已生效；在以色列方面，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维持停火的确实执行，并为联合国观察员和参谋长执行确保停火得到充分遵守和尊重的工作中提供便利条件。

41.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由于安理会的决议和停止军事行动协议又一次遭到特拉维夫的恣意破坏，今天安全理事会应叙利亚代表的要求再次举行紧急会议。

42. 叙利亚代表托迈赫大使就有有关侵略者为了深入到叙利亚领土所作的准备，为我们提供了补充情报。他提请我们注意以色列的坦克正在叙利亚朱卡达镇所在地区向前推进的事实。

43. 苏联代表不得不再一次对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背信弃义的行径提出最强烈的抗议。特拉维夫的罪行并不是对安全理事会的决定的偶然破坏，而是一个蓄谋已久的有组织的破坏的证据。以色列武装干涉者越来越肆无忌惮，而且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显示出特拉维夫政策的侵略性质。

44. 这样，如我们已经着重指出，以色列的统治集团正在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所作的决定进行可耻的嘲弄。安理会不能熟视无睹，它也没有权力这样做。它必须使蛮横的侵略者规规矩矩，强迫他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45. 秘书长的报告[S/7930/Add.3]无可辩驳地证明以色列千方百计阻止在现场的联合国观察员执行任务，因而不能将正在发生的实际情况报告给安全理事会。这件事本身，特别是以色列当局拒绝给予联合国观察员行动自由，表明以色列正在继续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行侵略。

46. 秘书长刚刚对我们的讲话表明，联合国观察员已经目睹到在上述地区有好几队坦克活动。但是，正象可以预料到的，特拉维夫——这一次毫不迟疑地答辩——否认以色列占领军有任何继续违反安全理事

会决定的事实。这就意味着特拉维夫的冒险家们正在继续地处心积虑地蒙蔽和欺骗这个重要机构。

47. 这种犬儒式的挑战，荒谬绝伦的谎言，难道能够被容忍的吗？这种众所周知的背信行为和破坏安全理事会决定的行径，还要延续多久？那些正在庇护特拉维夫国际冒险家的代表们继续在这里想方设法地破坏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使之陷于瘫痪而无法作出适当决定，这种情况还要延续多久？对安理会的成员国来说，以及对您——主席先生——来说，在您此时此刻在主持安全理事会的时候，这一局面难道不使您感到震惊吗？

48. 安理会各成员国代表会记得，昨天，安理会讨论了以色列飞机轰炸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问题；讨论了以色列武装部队正在进入叙利亚领土，并占领了那个国家包括库奈特腊城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安理会各成员国代表也会记得特拉维夫的代表是如何试图抵赖某些无可争辩的事实的，他是如何厚颜无耻地支吾搪塞和处心积虑地试图欺骗安全理事会的，以及他是如何——这显然是来自特拉维夫的指示，而不是他个人的主动，尽管他的主动性很大——试图为侵略军赢得时间以实现其罪恶计划的。这种欺骗在安理会上已被揭露。秘书长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证实了轰炸大马士革的事实，也证实了以色列大批武装部队深入叙利亚领土内的事实。但今天以色列代表仍试图使用原来的手段；仍然厚颜无耻地否认以色列武装部队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否认它正在准备进一步侵犯。

49. 世界报刊的一些报道表明，特拉维夫正在公然对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从它那个角落里发出了对联合国的辱骂。特拉维夫的冒险家们甚至不再费心去掩饰他们扩张主义的领土要求；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傲慢地宣布，以色列部队决不从他们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我们在这里曾经提到过的摩西·达扬将军扬言，近东的地图要重新绘制，以色列国要有新的边疆。摩西·达扬说过，“我不记得有哪一个问题是通过外交途径或联合国解决的。”

50. 特拉维夫的极端主义者们在步其主子的罪恶后尘。效法着其他侵略者，他们的武装匪徒

使用着大规模毁灭性手段；他们使用凝固汽油弹对付阿拉伯国家，轰炸它们的首都。这难道不能使我们联想起那些鼓励和帮助以色列侵略者的人们，也同样在野蛮地轰炸着东南亚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与和平城镇吗？那里不仅城镇也在燃烧，而且大批无辜的人民也被活活烧死。那个海盗式的战争已经在进行了一年多了。

51. 苏联义愤填膺地给以色列侵略者打上罪犯的火印。特拉维夫的冒险主义和蛊惑宣传受到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谴责。以色列代表正在运用蛮不讲理的手法，在华盛顿及其他同伙的支持下，试图证实以色列军队能够想那么多就那么多地占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他的这种可耻的赌徒行径，把特拉维夫统治者的真正企图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

52.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政府认为，不可能再和以色列继续保持外交关系。这个侵略国家的领导人，将在国际法庭的被告席上受到审判。我们愿意表示这一信念，即各国人民和每一个珍惜世界和平的人，将会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关于以色列侵略的联合声明，将会支持苏联的行动，并且通过共同的努力，约束侵略者和所有战争挑拨者。

53. 苏联代表团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决定性的和直接的措施，使以色列确实遵守安理会通过的决议。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挑衅必须立即停止。侵略者必须受到安全理事会的谴责。

54. 苏联代表团今天不得不再一次提醒安理会，苏联政府已经要求安全理事会考虑制止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军队从他们所侵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和叙利亚领土上撤退的问题。

55. 我们有责任再一次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苏联代表团提交安理会讨论的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决议草案〔S/7951/Rev.1〕。我们想提醒安理会，这一决议草案提请人们特别注意以色列没有停止侵略，因而是在蔑视联合国和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这一事实。苏联的决议草案建议，以色列的侵略行径及其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联合国原则的行径，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草案还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其反对毗邻的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活动，应当从那

些国家的领土上撤出其所有的军队，使之撤回到停战线以色列的一边。

56. 过去几天的事件，包括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件，表明了苏联的建议是及时的、迫切的和重要的。就此，我们想强调一下，保加利亚、印度、马里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们已经在安理会声明安全理事会不能允许以色列享有侵略果实。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从他占领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约旦领土上撤军，这一针对特拉维夫的残暴侵略和扩张主义者的要求，具有特殊意义。

57. 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依照联合国宪章履行它的职责。今天必须毫不迟疑、毫不拖延地采取最强有力的措施，以保卫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合法权利。

58. 我们紧急地呼吁安理会各成员国要充分认识到他们在这一严重时刻的责任而履行他们的职责。鉴于形势的发展，今天安全理事会不能不采取保护叙利亚的必要行动就简单地体会。

59.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今晚我们开会来处理一个特定的问题。我确信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我们前面摆着非常重大、非常艰巨并且也的确是危险的任务。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承认我们不能期望此时此地来处理所有那些重大问题上会有进展。

60. 诚然，按照我对叙利亚大使声明的理解，他正在引起我们对某一项报告的注意，他今天收到了他的政府的这一报告，并且希望我们就此报告立即采取行动；按照我对他的要求的理解，他希望我们今晚讨论这一点，而且仅仅讨论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在明天或下次开会的时候，再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其他更为重大的问题上。但是今晚我们需要讨论而且需要尽快地讨论这一具体要求。我认为我们最好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向我们提出的这一要求上。

61. 我要接着说的是，我对今晚摆在我们面前的的重要性没有丝毫怀疑。我们为实现停火已经工作了一个星期了。我们希望已达到这个目的。任何危及停火的事情，都将是极为严重的事件。我本人无论

白天或晚上，随时都准备到会以便采取行动，使我们做的一切不致受到破坏或嘲弄。我确信在这一点上我也是在代表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讲话的。

62. 现在我们来谈谈已经提供给我们的那份具体报告。我完全同意，这个事件可能是极为严重的。如果事情意味着在停火的掩护下，并在停火之后向谢赫-迈斯基内、达拉和雅穆克河推进，那么这将成为需要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的问题。然而，我们同时还要注意到以色列代表所说的，并没有越过停火线的行动。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秘书长通过他在现场的观察员告诉我们他目前所知道的一切，但内容并不比我们面前这份报告更多。

63. 我想这会儿在那个地区，正是黎明时分。我认为要在今晚会议结束之前再接到什么报告恐怕不可能了；当我们这会儿还在开会的时候，期望联合国观察员给我们进一步提供情况将是困难的。

64. 所以我建议，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必须做的，就是今晚，也就是现在，彻底讲清楚，我们坚决主张，停火不得有丝毫违反。我们应该充分讲清楚——过去我们曾经讲过，但是我认为我们还应当再讲讲——倘有任何破坏停火事件，我们安全理事会对于这种任何种类的破坏将予以极为严肃认真地看待，我们认为，任何越过布尔将军代表我们所作出的安排中所规定的各个地点的行动，都是不能容忍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点完全讲清楚，并且应该立即通知有关方面。

65. 我想借此机会和法国及其他代表一起，对布尔将军在混乱和危险的环境中进行工作，对他和联合国在现场的代表的迅速行动，对他们日夜操劳为安理会提供局势发展的事实所作的果断尝试表示钦佩。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为联合国的代表的不仅达成停火而且迅速地采取步骤使停火付诸实施而感到骄傲。

66. 我相信我们在处理这个唯一的、具体的、十分重要的问题上不至于有困难。主席先生，如果您和安理会同意的话，我相信假如我们能稍事休息一下，这倒是一个使我们能够共同一致地得出十分清楚、十分明确的结论的时机。这些结论就能够在黎明即将降临

卡梅尔山之前通知布尔将军和直接有关各方——这点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

67. 当然，我不希望阻止其他人讲话，如果有人要讲的话，但我认为行动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如果我们同意稍事休息，我们可能立即采取一直在要求采取的行动，并立即通知有关各方。这就是我的建议。

68. **主席：**联合王国的代表提出稍事休息的建议，但没有提出任何正式动议。

69. **康特先生(马里)：**安理会一直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开会讨论当前中东的严重局势。可是，尽管召开着这些正在为全世界所注目的会议，安理会却显然做不出任何决定。照我国代表团的看法，这意味着安理会没有尽到职责，这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组织所不应该有的态度。不幸，某种神秘的力量似乎正在破坏在这里达成一项决定的任何尝试。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在这样严重的时刻，考虑到正在恶化的中东局势，安理会的这种态度是不仅可耻，而且使这个联合国机构徒有虚名。我们把安理会这个机构弄成一副可怜相。某些人可能会认为它无能，其实它犯了心照不宣共谋破坏安理会和联合国威信的罪行。

70. 从过去的这些日子来看，以色列利用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对它有利的突然袭击因素，正在向外国领土内推进。假如安理会是在等待以色列用武力巩固它正在征服的地区，以便以色列和被占领的国家能够举行谈判，那么我倒可以理解现在的状况，而且这便解释了或者可能解释了安理会议不可原谅的惰性。

71. 至于那些不惜任何代价，不顾所有到会者反对，坚持继续支持以色列的人，我愿意告诉他们，他们阻挠安理会对明显违反安全理事会所公布并被交战各方所接受的停火问题作出决定，这并不是在为和平事业服务，也不是在帮助以色列的。

72. 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认为，假如以色列可以用武力占领现正进攻的领土，那它就能在那里永远呆下去了？是不是真的可以认为以色列能够在它现在正占领的地区永远呆下去了？当然不可以。这里每个人都知，以色列部队目下正在他们土地上推进的那些民族，不论现在以色列作出什么决定和许诺，绝不能

把以色列的这一占领作为最终事实予以接受。假如安理会现在不能作出必要的决定，它就是在鼓励这种情况。那些认为可能准许以色列占领别国领土并且给它机会留在那里的人，完全是在幻想。他们不仅仅是在幻想，而且是在接受这一事实，即容许一种持续战争气氛能够很容易地在中东被制造出来，这里我要强调“持续”这个词。

73. 现在是安理会根据秘书长提供的报告作出决定的时候了。我遗憾地说，由于安理会借口缺少足够的证据这一伪造理由至今未能下定决心，它正在使自己变成笑柄，因为从秘书长的报告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以色列已经破坏停火。

74. 我国代表团要求以色列的侵略和破坏停火的行径必须受到谴责。只有这样做安理会才能挽回它和联合国组织的声誉。我们向大家讲清楚，马里共和国代表团将不支持任何——我再说一遍，“任何”——企图把侵略者和受害者等同看待的决定。

75. 目前战争正在中东继续。以色列继续把军队开进叙利亚领土，安理会仍然被束缚手脚并保持沉默。在这一严重时刻看到安理会的地位降低到现在的程度确实令人伤心。可悲的是，在这一严重时刻，尽管证据已存在于秘书长向我们提供的各份报告中，安理会还是不能作出任何决定来。

76. 我已经说过，安理会犯有共谋罪，不幸我还得被迫再说一次，我们是事实上的同犯。我们是同犯，而且如果战争在中东继续下去，我们将是一个事前参与预谋的帮凶。安全理事会有权作出一项能够制止战争，恢复和平并使军队撤回到原来基地的决定。然而，相反的是，自从讨论开始以来，安理会未注意这一事实，即尽管已经停火，尽管有安理会的三项有关决议，以色列的军队仍然在侵占叙利亚的部分领土和一些城镇。我们正在这里兜圈子。开会，再开会，就是不作决定。罪证就在这里。

77. 对于这种情况，我国代表团感到很痛心，但对于我们现在正承担着的、由于它意味着中东永久而持续的战争而隐藏着许多严重后果的责任，我国代表团在良心上一点也不愿承担。

78. 我已经听到许多辩论。人们告诉我们，因为现有的情报不是来自叙利亚就是来自以色列，都不足以作为证据。但是秘书长最近的报告中载有几项那样明确的关于破坏停火的情报，因而正如我上回所说，安理会早就应该针对这些情况作出决定。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做，我不知道安理会究竟在等待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等待？我们坐在这里听彼此发表演说，世界在聆听我们，世界在注视着我们，而战争却一直在进行，无辜的人民丧失生命，平民、妇女和儿童被杀戮，别国的领土被占领。

79. 那么，安理会的任务是什么？我必须承认，这的确是很令人痛心的，而更加令人痛心的是那些使安理会不能作出任何决定的根本理由。我很遗憾地这样说，但局势确实是可悲的。

80.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安全理事会在这一特别时刻正在连续第三次举行会议来考虑同一个问题，即以以色列一而再、再而三地，肆无忌惮地破坏安理会的停火要求。两天以前我就说过，特拉维夫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是对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一次公然挑衅。这种连续不断的侵略行动严重表明他们对联合国宪章及一切道德准则的藐视。

81. 主席先生，我需要提醒您，特拉维夫的代表昨天和前天不断矢口否认的事实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被不偏不倚的观察员们所证实。他们声称库奈特腊并没有被以色列的部队占领，而秘书长的确实报告却驳斥了那种毫无根据的声明。这样，他们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始终是在欺骗安理会并心怀叵测地谎报情况。所以，明显得很，他们是不可信赖的，他们在安理会面前所作的声明也是不足信的。但是这并不奇怪，也不应引起诧异，因为他们这些声明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不靠欺骗是发迹不了的。

82. 我希望说明，对这些破坏停火和这一可耻行为负有责任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事实上，负最大责任的是美国政府，因为它始终在帮助、教唆和鼓励我们这个被惯坏了的逆子。

83. 我昨天也曾经提到，由于美国的拖延战术，使安理会陷于瘫痪而不能针对以色列的违反行为采取

任何行动。请允许我读几句刊登在今天纽约时报上的詹姆斯·赖斯顿的文章。

“此时此刻，所有肇事者都在用伪善来掩盖他们的目的。以色列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它的目的不是尽力去杀人，而是决心要粉碎每一架在它领土附近飞行、转动或发射炮弹的机器。为此就需要时间——不要很多，而是一些——，于是它在联合国进行无休止的发言，因为每辩论一次都意味着更多的一些叙利亚坦克或飞机被击毁。

“同样，美国正在要求一份关于以色列——叙利亚战争‘事实’的详细和已经核实的报告，它知道这会给以色列人时间，以便摧毁叙利亚的大炮并威胁大马士革首都以迫使最后一个阿拉伯国家就范。”

这两段文章的意思是不解自明的。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敌对政策并不局限于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进行阴险侵略之前和侵略期间对它提供援助，而且正在不遗余力地继续推行。

8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拉维夫的代表在一次闹剧般的声明中提到，他们仅有二百万人，却被几百万阿拉伯人包围着。但是他是否是忘记了呢？或者是显然不愿承认呢？在所谓小小二百万人的后面有着美国和联合王国连同他们的军事力量和物质财富后盾——还应当加上他们的积极参加战斗。

85. 在昨天拉斐尔先生的辩论发言中，确实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逻辑，当时他提到停火呼吁公布后以色列对开罗的空袭问题，并否认这种事件的发生，理由是这种事件在安理会上仅仅被提到过一次。可是我要说，真话只要讲一遍就够了。相反，谎言不论重复多少遍也不能化为真理。

86. 在结束我的简短发言时，我再一次而且是更加郑重地说，真理的时刻已经到来，这确实该是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谴责以色列并要求它遵守停火以履行安理会首要任务的时候了。

87.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们，或至少某些成员——或许是绝大多数——本来希望不必要举行今天晚上我们不得不举行的这次

紧急会议。某些成员也曾认为，以色列通过侵略行动，已经占领了那么多的阿拉伯领土——超过它的控制能力——所以它不会占领更多的领土而破坏停火了。然而，那些有过如此想法的人似乎误解了安理会此刻不得不加以对付的这个侵略者兼国际冒险家的品格。人们不能单凭外表和表面可见的现象，即从那二百五十万人及其面积较小的领土来了解这个国际冒险家的品格和本性；把这些死心踏地的侵略者的本性、他们的胃口和他们的行动考虑进去是很有必要的；因此，用表面价值衡量事物是错误的，如果人们想要对这种无休止的暴行的根源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只看这块领土的面积相对地比较小和其人口数量相对地比较少是错误的。

88. 重要的是应该记住，已经变成帝国主义的急先锋的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因为他们在中东推行着某些帝国主义集团的政策，他们似乎能够免受惩罚。这些很久以来就很清楚的众所周知的政策，表现为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帝国主义集团，企图阻止或至少遏制阿拉伯民族当中的民族解放运动，打击新解放的阿拉伯国家的民族独立，以及毁掉阿拉伯国家逐渐发展的成果。这全部都反映在几天以前美国提出的某些决议草案上，关于这些决议草案，当讨论到它们时，我们将有机会象我已经说的那样表明我们的看法。

89. 今天，在安全理事会的这次会议上，我们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代表提出的指控〔S/7973〕进行讨论，他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坦克纵队已经破坏停火，并朝若干方向，特别是朝东方移动，以便占领新的领土和制造新的既成事实。

90. 我们刚刚听过以色列代表否认这些事实。然而，尽管由于这个地区的联合国代表们遇到了困难，可得到的情报有限，可是秘书长今天向我们已提供的情况表明，以色列一直在这个地区千方百计地阻止人们了解事实真象。例如，我们得知，混合停战委员会的叙利亚代表们已经被扣，在争取他们获释的过程中，仍然遇到了相当多的困难。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这些代表曾经在现场，完全有资格获得必要的消息能够就发生的事件立即提出报告，而且能够向那里的联合国代表说明以色列部队干了哪些破坏停火的行动。以

色列当局无疑是非常渴望叙利亚的代表离开那里，因为叙利亚的代表们促进了那些正在试图查明事实的人们的工作。既然他们可能严重地妨碍侵略者的计划，为什么还要容许他们留在那里呢？

91. 事实进一步表明，联合国机构进行工作是困难的，因为没有对它提供便利条件，这种情况我们从秘书长的代表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情报时遇到的困难可以看到。然而，即使仅仅从这个零星片断的情报中，也可以看出叙利亚常驻代表向安全理事会报告的情况属实，因为我们获悉，以色列的一些部队已经开始行动，而且在叙利亚常驻代表指出的地点发现了他们。

92. 秘书长在提出报告时解释说，这些部队出现在上述地点的准确时间尚难确定。这是确实的。但是，它的行动已被观察到。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部队是在安全理事会要求立即停火之后开始向这些地点推进的。

93. 以色列代表一再对我们说，以色列部队无视停火的宣告而占领某些阵地并非事实。他否认联合国刚宣布停火，以色列就占领了库奈特腊以及其他地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色列军队在不在叙利亚领土上？这个问题问了许多次才得到以色列代表的回答。他说：“我们是在保卫自己，我们是在进行自卫。”这个自卫的性质竟是以色列人在大马士革的上空保卫自己。轰炸以色列村庄的飞机也当然是来自大马士革的了。而这些个自卫的行动是在叙利亚的领土上进行的，是反对叙利亚的，而不是在以色列的领土上进行的。

94. 但是我要指出的不仅是安全理事会要求立即停火的决议应该立即生效和必须执行，而且要指出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

95. 我们在安理会这次会议上听到了包括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内的以色列发言人和以色列当局三番五次的声明，说以色列已接受停火。他们规定了一个小小的条件，就是不仅一定要允许他们进行自卫，而且这种自卫行动一定要包括把军队开进受侵略之受害者的领土。这就是要把军队开进受害者的领土，开进受侵略之受害者的领土。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这种自

卫含义何在？在于可以利用的军事占领，在于靠突然侵略而获得突击因素继续向前推进。这种情况已重复多次出现。

96. 我们在这里亲眼看到一个闹剧场面。据说负责作战的达扬先生曾请秘书长的代表布尔将军确定停火时间。如果各位还能记得的话，以色列代表曾对我们说过：“他们这会儿正在会晤。他们即将商定一个时间，但眼下并不存在占领的问题，只是有些细节需要安排。”

97. 后来我们听说，占领是在三小时内发生的。今天的占领是由我们的同事在以色列宣布的。既然以色列代表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时说过，他们过去未曾占领任何地方，那么怎么能在三个小时内占领这么一大片土地呢？真是怪事。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而且违反了宪章，违反了国际关系中最起码的诚实原则。

98. 我们必须再一次注意某些代表的态度，这些代表总是抱怨他们得不到情报，不知道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假装不知道有一个应该受到谴责的侵略者；他们只想把此事化为一件责备破坏停火的人的问题。但是我们多次指出：破坏停火的人是他自己开第一枪随后又不肯停止射击的人，遭到别人首先开枪并继续射击而进行自卫的人不是停火破坏者。一个保卫自己的人不会是侵犯者。侵犯者是闯入别人住宅并进行掠夺的侵略者；当然，目前所说的是指发生在国际范围内的事。

99. 某些国家以所谓极端公允的态度，竟极力把被侵略者和侵略者置于同等地位。这种做法的确是使人吃惊的。根据这样的推理，往往会去谴责那些保卫自己而且拿起了武器保卫自己的人，而不去谴责那些侵略者并且正在使用武器进行侵略的人。若以这样偏袒的不公正的方法去进行谴责，那你就不是制止侵略，你是鼓励他们今后继续侵略。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国际道义和国际公法都会失去作用。各位，只要参阅已经提交的决议文本，就不难看出这点。难怪有些政府，正如我前些日子所说的，已经采取与当前发生的事件相适应的措施，表示强烈反对，首先第一条是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做的。

100. 在这个关键时刻，极为重要的事是安全理事会应立即采取下列行动：第一，必须谴责侵略者，否则进攻者今后还会继续发动大规模或小规模的侵略。第二，用侵略手段巩固了阵地的占领军必须撤走。第三，一切旨在保证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机构进行工作的便利条件必须恢复，以便查明该地区发生的情况，并确保达成的协议付诸实施。

101. 我们充分认识到，要达到什么目的，要避免继续违反停火的可能，必须实现撤军。只要占领军还在那里，破坏停火的可能性总是有的，不仅仅是可能而且我确信还会发生破坏停火的实际行动。我们当然同意调查实际情况和立即采取措施的某些建议，对这次叙利亚常驻代表报告的破坏停火事件进行调查，也许可以，就根据秘书长已经提供和即将提供的资料，立即作出决定。

102. 如果安理会象联合王国代表所建议的那样认为这样做更便于弄清事情真相，立即采取措施的话，我们不反对暂时休会。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只要占领军还呆在目前的地方，只要占领军还在叙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破坏停火的可能性总是有的。不仅仅是可能性，而且极有可能发生破坏停火的事件，这样就无法在这个地区建立稳定的和平，而战争却一直在那里冒烟欲发。

103. 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采取必要的步骤实现撤军，并使应该在那里的国际组织能够进行工作，对于履行已经达成和应该达成的协定进行监督。我们因而认为要立即采取措施，但是要安理会对于今晚或明天议事日程上的其他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决议也是很重要的。

104.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本次会议是应叙利亚常驻代表的紧急要求召开的。他以清楚而温和的措辞概括了他的政府的控诉和此刻的不安。以色列常驻代表陈述自己的意见进行答辩时也表现了克制的态度。我代表团对于双方代表在这次安全理事会上就导致今晚再次召开紧急会议的具体问题所做发言的态度表示赞赏。

105. 叙利亚代表今天晚上提请大家注意他的某些具体指控。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他的请求，这

个请求，一句话，就是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全体与会成员必须十分清楚，军队进入停火时未曾占领的地区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这种行动如果被公正的见证人充分证实，就要受到安理会的谴责。

106.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以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公正的报告为我们行动不可动摇的依据。这些报告已经在帮助我们了解该地区事态的梗概，我希望以后的报告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材料，我们根据这些材料可以作出直截了当和毫不含糊的决定。如果需要的话，正如我以前建议的那样，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的力量应该加强，我想听听秘书长对此的意见。

107. 如果我们向双方力言对于停火不得丝毫违反，我希望也要同时阐明我们另外两点强烈的愿望，照我看来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秘书长也曾注意到的：第一，有关双方应给予联合国观察员完全的行动自由；第二，在耶路撒冷的联合国司令部所在地应立即归还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

108. 最后，我要代表加拿大代表团赞同秘书长对布尔将军所作的当之无愧的赞扬，赞扬他在公认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停火安排时所表现的主动和机敏。

109. 塞杜先生(法国)：我们今晚讨论的基本问题是叙利亚代表提请我们注意的事件。对于这个问题，秘书长在联合国新闻简报 SG/SM/745 中以提问而不是以陈述的方式作了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是，以色列军队是在六月十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之前还是以后到达拉菲德的。我认为，秘书长这样回答是无可非议的，因为，除此而外他无法做出别的回答；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请布尔将军对这件事设法深入了解进行调查。这是极端严重的问题，因为安理会显然不能容忍违反停火的行为。

110. 除上述意见之外，我还要补充一句，我想我的同事中会有人和我同感，就是有两个原因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困难。第一，停火时双方占领的阵地我们不知道，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得很不多。毫无疑问，了解这个情况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处理今晚这件事不要使我们忽略今后必须采取的防患措施。

111. 第二，联合国观察员，也就是布尔将军的观察员，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判定是否破坏停火，的确，

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至今尚未得到一切必需的便利条件，以进行观察、巡视和通讯联络。在这一点上，我赞成我的同事加拿大代表的意见。

112. 我们能不能因此要求，象布尔将军自己请求的那样，给他们的工作以最大限度的便利条件，以避免继续发生严重事件呢？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我们最好支持秘书长今晚散发的文件 S/7930/Add.3 中所提出的紧急要求：政府大厦应归还布尔将军的观察员。

113. 最后，我还要表示我们支持秘书长的请求，请布尔将军从中斡旋，促成交换战俘。

114.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越来越使我相信，如果我们要实现地面上有效的停火——叙利亚和以色列双方都同意的停火——我们首先要在这次安全理事会达成停止舌战的协议。

115. 叙利亚代表在指控以色列坦克部队开进新的阵地时，请求安理会成员发言时只限于谈这个具体问题，并就此采取紧急行动。应他这个要求，我的发言也就只谈这个问题。关于对我的政府的控诉，我要指出，我过去的发言已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现在，为参考起见，我还要在这次发言中加以重申。

116. 首先，我特别要明白地指出，我国政府的主张就是双方军队不得越过布尔将军同意下达成的停火生效时间即六月十日格林威治时间十六时三十分时的阵地向前推进。

117.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叙利亚政府通过他的大使托迈赫先生提出的争论，他说上述军事行动业已发生。而以色列代表拉斐尔大使则否认有越过停火时的阵地的行动，从而肯定了他的政府愿意尊重当时的局势现状。

118. 联合国观察员报告说，在拉菲德发现有坦克部队，另外还有一支部队在附近活动。秘书长对安全理事会说，关键问题在于这些活动是否发生在停火时就为以色列控制的地区，对此，他正急于设法澄清。

119. 我们同意，得到更多的情报是件迫在眉睫的事。然而，安理会无须等待，应该立即采用最恰

当的方式对大家讲清楚，任何部队越过六月十日格林威治时间十六时三十分时的阵地都是绝对不许可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越过的部队必须撤回原来的阵地。

120. 从秘书长的报告里还可以清楚看到，我们的同事塞杜大使和伊格纳蒂夫大使也提到过这一点，就是联合国观察员在确保履行停火决议的努力中已遇到了困难，而联合国现仍在遇到通讯方面的困难。这在秘书长的报告中也是很明显的。显然，行动的自由和足够的通讯条件是必要的，这样，安理会才能充分准确地获悉那里的局势，才能使观察员的工作卓有成效。双方政府应该对此充分合作，并向各级部队指挥官发布相应的命令。这个命令应立即发布，使联合国得以进行其非常必要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双方委托联合国实现停火任务。

121. 我们有这样一件紧急的事要做。我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去做。我们赞成布尔将军安排的一点，即不应再有军队活动。我们应该这样说，应该用简单明了、不会被人误解的话这样说。这样做，我们就在这种情势下做了一点贡献。正如我们的同事卡拉登勋爵等人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解决其他重大问题。我们致力于解决这个争端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以为这并不是说联合国对这个局势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实现了停火，而且是在几条战线上的停火。我们在停火方面是出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今天晚上引起了我们的密切关注，为了尽自己的责任，我们应当立即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政府准备这样去做。

122.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由于安全理事会邀请了四位代表参加会议，议席已经坐满了，约旦代表很客气地表示他愿意在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时暂时让出会议席位。我对约旦代表的风格表示赞赏，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到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123.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怀着对您，主席先生，和对安理会各位代表的敬意，我相信，当对阿拉伯世界正在进行侵略的时候，这里正在浪费时间。谁也不要认为，那怕是一刹那间的，以为阿拉伯

世界是由几个国家组成的，它不具有同一个目的，没有共同目标。我将对这一点详加叙述，否则你们也许会认为我是在进行谩骂。

124. 去年秋天我就曾经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警告；我说事件可能重新发生，侵略可能进行。我没有必要把说过的话逐字逐句地重复一遍。大家有记录可查。但是我要说清楚，沙特阿拉伯认为以色列国的成立就是要把它建立成新的十字军。十一世纪的十字军经过许多灾难痛苦才被打败。发起十字军的动力是宗教。隐士彼得那时候是宣传鼓动的人。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对那时的臣属们说，“你们为什么自相残杀？”“到异教徒那里去夺回圣墓。”

125. 二十世纪宗教已经失灵。基督教神学家说“上帝死了”。就得要有其他的动力。西方的动力是鼓吹新鲜的东西。西方通过在我们当中成立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作为代理人得到新的十字军。请记住已故的赫尔兹是欧洲人，而不是东方犹太人。所有对阿拉伯世界的入侵都是来自西方的入侵。我们现在在这儿处理的一些事件，就是一大侵略，它是一连串侵略、一系列侵略中的一环。

126. 我无须细谈宗教争论、历史争论或人道主义争论。去年秋天我三次发言中都讲过这事。但是我要说，耶路撒冷是神圣的，伯利恒是神圣的，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如此，也许比对犹太教还更要神圣。和平王子耶稣正是在伯利恒诞生的，正是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西方世界的新闻界利用以下的论点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说要搞什么万国委员会，也就是要犹太人和基督教人重修和好。这么一来，一个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就可以在我们当中建立起来。请记住，耶路撒冷对整个基督教世界是神圣的，对于穆斯林世界也同样神圣。在穆斯林世界，耶路撒冷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你们能相信具有六亿人口的穆斯林世界会同意穿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土到阿马尔清真寺去吗？不，先生，他们不会同意。穆斯林世界的人民会动感情的，而后就不得不以兵戎相见。这样就在撒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种子。为什么？因为西方世界就是这样通过代理人进行新的入侵，在我们中间播下了新殖民主义的种子。

127. 尊敬的先生们，至于你们现在举行的这些会议，包括甚至在我缺席时举行的会议，统统都是在磨蹭时间，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圣地遭受兵灾之苦。西方为什么不放过我们？我们做了哪些对不起西方的事？当希特勒占领法国的时候，杰出的戴高乐将军并没有接受既成事实。

128. 我刚从欧洲回来，我知道新闻界在欧洲都干了些什么。我不打算用抽象的字眼空谈理论。就是上星期，我还在日内瓦。有个美国人，还有个信犹太教的先生，他可能还不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不知道。他们向我致意，我也向他们致意。那个美国人说：“你把那些阿拉伯杂种们都宰了吗？”他们不知道我是阿拉伯人。他们认为阿拉伯人都是野蛮人。另外的那位先生说：“他们该是我们脚下的一块摆在门前的擦鞋垫。”我克制了自己，我不想跟他们吵架。那个美国人，他是美国最大的一家银行的副经理，他转过身来对我说道：“你怎么看待这场斗争？”我说：“好吧，宰了我吧，我就是阿拉伯人。”他说：“噢，别发火。”我说：“我才不发火哪。你们是冷血的，你们是无情残杀印第安人的那些人的后代。不，我不发火。”对另外的那位先生，我说：“我原以为你是个文明人。门前擦鞋垫是可以在百货公司买到的，它不是人。你的人性哪里去了？你说你还受过纳粹的迫害。”

129. 还有一回，不是别人，而是我从前的伊拉克同事阿夫南夫人，在瑞士——它被认为是中立国家——的公共汽车上。这件事说明就连欧洲人也让犹太复国主义把脑筋洗刷到何等的地步。“那些野蛮人，那些阿拉伯人，”——两位女士在交谈——“他们要杀害那些无依无靠的以色列人”——多么无依无靠啊！——“这难道不可耻吗？”她们看了阿夫南夫人一眼，说道：“你为什么不说说你的看法？”她说：“我象个野蛮人吗？我是个阿拉伯人。”她们说：“真可耻！”

130. 我为什么讲这两个故事呢？为了表明西方人抱着什么样的情绪，对待给了他们字母的阿拉伯人。在十字军东征时代，西方是野蛮人，那时真正的野蛮人。狮心王理查两次当了骑士萨拉丁的俘虏，萨拉丁两次都把他放了，条件是不许再打阿拉伯人。但是，狮心王理查两次都背信弃义。

131. 自从十字军东征以来，我们干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我们干了什么，卡拉登勋爵？我们的国家你是了解的。我们对英国人、对法国人、对美国人都干了些什么？你们为什么不放过我们？

132. 好吧，谈一谈宗教争论。基督教共有九亿或十亿人。他们为什么不说，“耶路撒冷和圣地应该是我们的”。穆斯林有六亿人。如果这是个宗教争论，他们为什么不说，“圣地应该是我们的”。因为西方世界已经信奉了财神爷。你不能又拜财神爷、又拜上帝。上帝是死了。昔日的基督教神学家说，再也没有上帝了。你们西方的列强们，在这张会议桌上你们想愚弄的是谁？你们露着牙在走廊里向我们微笑。“当你看见狮牙往外翘，且莫误认狮子向你笑。”

133. 不要把我们一口吃掉。他们正在把我们一口吃掉，他们在那里正在屠杀我们。你们要求我放礼貌一些，要求我和你们一起抖弄法律条条。什么样的法律条条？在什么基础上？可怜的秘书长到这儿来说，布尔将军说这说那，在格林威治时间几时几分布尔将军在这在那。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事实是在我们阿拉伯国土的心脏地区侵略正在发生。

134. 我们和犹太人本身没有争吵过，我屡次三番对你们讲过这点。他们是我们的亲兄弟。我说过，他们不是我们的堂兄弟，而是我们的亲兄弟。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欧洲的犹太人，他们大部分人是在俄罗斯南部皈依犹太教的。而我们都在这里进行一场模棱两可的争辩。争辩什么？关于停火的事。就好像罗马在燃烧时而尼罗却在一边唱歌一样。这就等于拖延时间，等于入侵我们的祖国。

135. 再说，我不讲抽象的东西。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一些事实，为什么还讲抽象的东西。这些事实不是从别人那里，而正是从腊斯克先生那里得到的。腊斯克先生前些日子向各方面的议会议员作了简短的讲话。这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不是凭空捏造的。有两个参议员，一位是新泽西州人，我想他叫参议员凯斯。他说：腊斯克先生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很满意。肯塔基州的莫顿先生说：这是西方的胜利。尔后就是暴发户罗伯特·肯尼迪先生，正是这位威士忌酒商的儿子暴发户说：“我们对以色列承担的责任是明确的，而且必

须明确。”我是引用他的原话。这位参议员赞扬以色列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小小的前哨”。

136. 我们为什么就应该把西方文化放在我们当中呢？我们是在试图用武力在你们当中建立阿拉伯文化吗？他之所以需要西方文化，是因为他靠威士忌酒或证券交易所或赌注发了财。他是罗斯福先生任命的。

137. 我不得不那样说。那些暴发户，洛克菲勒家族和肯尼迪家族以及那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议员们，他们正在屠杀我们的人。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什么人了？仅仅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就可以随便杀人而不受惩罚吗？他们不是自己在杀人，而是在通过代理人杀害我们。我认识洛克菲勒州长的父亲。我曾在这里见过他。他是一位绅士。但是祖父是怎样发财的呢？他们谈论我们的凯迪拉克牌轿车和我们的宫殿。他们的托拉斯资金、他们在委内瑞拉的大牧场、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钱、在瑞士的钱，这些又如何呢？让他们在谈论我们之前先自己照一照镜子吧，这些暴发户们。仅仅因为你们有钱，有势，你们就可以随便杀人而不受惩罚。是的，你们正在随便杀人而不受惩罚。宰掉——如同这个“银行业信托公司”的美国人所说；我现在点到了他所在的银行的名字——宰掉它一亿个阿拉伯人；让他们充当门前擦鞋垫吧。

138. 我们这里正在就停火问题进行带着谩骂的诡辩。巴鲁迪动气了。不，先生，我很冷静，也很镇静。这是我向安全理事会提供事实的方式——不是搬弄法律条条。

139. 而且，当形势适合某些西方国家时，他们则说中东的领土完整应该受到尊重。于是他们用舰队和飞机在地中海显示力量。可怜的地中海。他们出现在地中海的上空和地中海的海域。可怜的墨索里尼，当时他曾经说“我们的海”。可怜的墨索里尼。地中海不再是意大利的、不再是阿拉伯的了；它不再是法国的了。地中海现在是一个美国海，第六舰队在那里耀武扬威，美国人在那里舒展筋骨。

140. 你们认为我说这番话容易吗？我爱这个国家。我爱它的人民。但是他们是温顺的绵羊，象各地的人民一样：洗过脑筋，好象机器，购买选票。肯尼迪

先生想要干涉我们的制度。全都刊登在这份《纽约时报》上。上面说的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议员们每天都在批评我们，骂我们是奴隶贩子。

141. 他们的白人奴隶如何呢？他们的麻醉品如何呢？他们的乱婚如何呢？让他们穿他们的超短裙、吃他们的红肠面包吧。我们不需要这种文明。他们可以穿他们的超短裙、吃他们的红肠面包。这就是肯尼迪在《纽约时报》里所说的，说什么他们正在把文明介绍给我们这些已有六千年历史的阿拉伯人。他说我们需要的不是面纱，而是三点式女游泳衣——又一极端——和红肠面包。好啦，他们可以有这些东西。这是他们的文明和文化，因为他们有计算机和新发明的小玩艺，而且他们有澡盆、自来水和卫生管道工程。这是他们的文化。文化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先生，这些话我也是对主席讲的。

142. 西南非洲曾发生的事正在阿拉伯世界发生。当形势适合西方国家的民族利益或经济利益时，他们就到刚果去，宰杀刚果的人们。但是没有人到南罗得西亚去，没有人到阿拉伯世界去，没有人制止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样做适合他们的需要。分而治之。他们说：啊，那些阿拉伯人。费萨尔也许与纳赛尔关系不错。我们曾看到侯赛因是怎样与纳赛尔搞好关系的。当然，他们会搞好关系的。他们是阿拉伯人。血浓于水，疏不间亲。他们说：啊，我们有石油利益。让我们在石油方面保持良好关系吧。但是这种政策将会自食其果；它会弄巧成拙；它不会对谁产生什么好结果的。它会造成无政府状态。它会造成骚乱。它会毁灭我们。它会毁掉西方利益，毁掉一切利益。

143. 秘书长急忙赶到中东，为什么？我确信我不是在谈论他个人。他没有急忙前往越南；他去他自己的国家了。因为他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象一个毒瘤似的存在于每个西方国家政治体中。它们说不定要使整个世界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是秘书长急忙赶到埃及去的原因。他没有急忙前往越南，虽然他一直在提醒我们注意越南局势。我不是在替秘书长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做什么；他们拿出了一百万英镑的捐款。我笑了。在我到这里来以前我看了所有的伦敦报纸。那是一百万英镑或二百万英镑，但是没有给阿拉伯的难民一个便士。在这里的麦迪逊广

场公园也正发生着一些事情。我来迟了，路上我看见一阵骚乱。我说：“什么事？”他们说那是在支持以色列。我是碰到那里的。那么阿拉伯人呢？他们的土地正在被占领。有一项停火决议，而我们却正在就十哩还是十七哩，是格林威治时间还是纽约时间进行着毫无意义的争辩。这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

144. 我现在来讲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伤害了在座任何同事的感情，我向他道歉，因为这里并没有什么个人问题。这里有一些触及阿拉伯世界中心的东西。但绝没有什么个人问题。我是一个君主主义者，这是众所周知的，而这里还有一位共产主义者，费德林先生。这对于一位共产主义者来说，岂不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吗——啊，他们说，自然，他是在向阿拉伯世界谄媚取宠，俄国人正在干这种事。苏联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的一项决议草案写着这样的话：

“2.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它反对阿拉伯邻国的军事活动并从这些国家的领土上撤出它所有的军队，把这些军队撤至停战线后面并按照总停战协定所规定尊重非军事地带的状态。”[S/7951/Rev.1]

145. 费德林先生向阿拉伯人谄媚取宠，因为他公正地对待阿拉伯人。我曾在欧洲呆过，请注意，是在西欧，不是在东欧，而且我是什么话都听的。我不准备说我曾在哪些西欧国家呆过，以免使人感到窘迫不安。据权威人士告诉我，假如以色列遇到任何挫折，将要由西方海军和飞机的干涉来保持以色列的完整。这点对我说得清清楚楚。换句话说，阿拉伯人，你们最好打败，因为只要以色列遭到挫折，我们就要在西方的干涉之下打败你们。他们说，不，不，你安静下来吧。但是阿拉伯人是不发达的——不发达并没有什么过错。我认为有一个时期他们曾经有过高度的发展，他们有火炮，当他们是一个帝国时，他们因为有强权而腐化了，不然他们就不会瓦解。我们有我们的全盛时期；我们由我们的历史得知所谓帝国是什么；在摆弄强权这一点上，今天世界上正在遇到的情况和过去遇到的情况一样。是的，如果以色列胜利了，没有人会碰它，但是如果它被打败了，就有人要粉碎我们。

146. 我已经说过几次，我们从未和犹太人争吵过，在我们当中没有反犹太主义。附带地说，没有反闪族思想那回事。这是一种错误的提法。我们阿拉伯人在当今世界上占闪族人的大多数。是有反犹太主义这回事，这是可悲的。这是在较晚近的近代，在中欧开始的。我们深感遗憾，因为我们毕竟不象某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称呼我们是野蛮人那样，也认为犹太人是野蛮人。

147. 这是我们阿拉伯东方晴朗天空中的一块乌云。我们从前已经看见许多乌云。它将会被驱散。但是在联合国时代竟要用武力把它驱散，这乃是一个耻辱。

148. 主席先生，还有尊敬的安理会代表们，向你们致敬，你们准备怎么办呢？你们准备通过共产主义国家苏联所提出的这项决议草案吗？我在联合国这里是个老资格了，我记得任何向共产党人谈过话的人都成了同路人和伙伴，就要受到攻击。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苏联带来一份试图帮助解决问题的决议案。不，来源是共产主义的。好吧，我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但是我必须说，他的决议草案是合乎逻辑的，是人道主义的，对每件事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骗人和口是心非的东西。由于阿拉伯人和别人一样是有人性的，所以他们的麻烦就在于他们不懂得如何欺骗或如何搞口是心非的事，因为他们说得太多了。他们总是说，“我们要干这个”；这完全是阿拉伯人的夸张，而别人则受过欧洲式的训练。任何一次战争的胜利者都要为他自己害臊。你不能压服那个战败者。你可以杀死他，但是如果他活下来你就不能压服他的精神，我对之深感遗憾的那种辛酸和仇恨，我一直在联合国第三委员会与之战斗二十年——这是令我痛心的事——那种辛酸和仇恨，将要在阿拉伯世界重新出现。因为阿拉伯人毕竟是有人性的。仇恨和复仇心是存在着。既然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说他们曾要到哭墙那里哭泣，那么如果世界幸免一次大毁灭，为什么阿拉伯人就不该哭泣四千年而不是两千年呢？

149. 我确信苏联没有用更强硬的手段介入，这是因为他们要维持和平，这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会把西方普遍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你们记得阿根廷发生过的事情。犹太复国主义者劫持了艾希曼。艾希

曼无疑是一个犯罪分子。别人都向他们致敬。阿根廷说这是非法的。阿根廷算什么？阿拉伯世界算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是这样一种上帝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一种上帝呢？那么除了如目下有些人说的那样，说上帝彻底死去了之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150. 我有许多话要说，但是我不愿再占用安理会更多的时间了。我想它的精力已经消耗太多了，因为都是人，每位尊敬的安理会成员都一样。我愿毫无例外地提请出席会议的每一个人注意，我认为我有资格提出这样的警告，因为从一九二〇年我还是十四岁的时候起，我就一直被这个巴勒斯坦问题折磨着。我对阿拉伯世界的气质和心情应该有所了解；我是它的一分子，但我在努力采取客观态度，并完全抛掉我的阿拉伯人的主观性。如果苏联的这项决议草案不被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撤回到他们原来呆的地方，憎恨和仇恨将会加剧。

151. 的确，获得胜利之果将是痛苦的过程，而且也许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还可能造成很多无政府状态——对这种无政府状态我们将会深感遗憾，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将会深感遗憾。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生活在也门的犹太人是阿拉伯人；对于迦勒底人来说，阿拉伯人是闪族人，而从别处来的犹太人则不是，例如喀萨尔人就是在十个世纪以前才皈依的。他们声称他们是亚伯拉罕传下来的。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消失在历史的神话中了。这全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不必在这里背诵圣经。我想我在联合国这里曾多次引用圣经中的章节和诗篇。

152. 存在着“我曾在那里”这一历史问题的争论。因此，为什么印第安人不应当占领曼哈顿？他们曾在这里呆过。他们愿意连同复利退还为这个地方付给他们的二十四美元。那些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我们做的正是美国对那些印第安人做过的。印第安人住在保留地，阿拉伯难民则住在帐篷里。有什么不同？自然这里生活水平是高一些。可怜的阿拉伯难民每天只获得七美分用来维持生活；我买一份纽约时报——目前它拥有新闻垄断权——要花十美分，而每一个难民则只有七美分。

153. 我们在这里进行着诡辩。良心在哪里？基督教精神在哪里？慈善在哪里？这是否仅仅是一个仪式？这些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犹太教的弥迦书在哪里——谦恭地行尔主之道呢？它在哪里？它只出现在圣经里；它现在并没有付诸实践。

154. 民主吗？我们听人说民主听得太多了。我目睹过民主。它已经脱粒只剩下谷壳了；米粒已被弊端所吞食。

155. 西方，不要向我们出售你们的货色。我们不愿向你们出售我们的理想。不要管我们。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不要管亚洲；不要管非洲。我们愿意同你们进行贸易；我们愿意同你们进行文化交流；我们愿意象人一样同你们一起生活。但是不要来，不要把这种十字军扩张到我们当中。我以前认为十字军是过去的一种事物。现在那是通过代理人的另一种十字军。

156. 不能设想我们这个穆斯林世界——记住，我们这个地区也有基督教徒——能够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土去耶路撒冷。这是不是对信仰的垄断？西方世界的骄傲在哪里？财神：别信两个神——一个上帝，一个财神。信一个丢掉一个；不能两个都信。

157. 我这次发言不是墨守成规的，因为我认为，你们一定对互相重复经纬度，重复格林威治时间，纽约时间感到厌倦了，这些对我们丝毫无所补益。先生们，我这里不是对你们讲耳边风一类的话，而是对你们的良心讲话，不是对你们的法律感讲话，而是对你们的感情讲话，如果还能激起你们的感情的话。感情是不会错的。你们还让我们和你们和平相处吗？请把我们要当成有历史、有背景、真正的人来看待，并忘掉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是人。要尊重非洲人，尊重小国，不要象你们在联合国大会第五次特别会议上所作的那样支吾搪塞、论理说教和寻找借口。上帝给了我们与你们一样的头脑。这不是我们的时代。这是美国的时代，是苏联的时代，是新兴的中国的时代。我们有过我们的全盛时期。我们不要强权上的全盛，但是你们在重复着使帝国沦于灭亡的那种强权的格局。但是这次你们将用核武器使整个人类灭亡。

158. 不要管我们，我们受够了罪。我们中间出现过先哲，你们只在礼拜堂才对他们注意，因为我们

饱尝了苦难。别给我们增加苦难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你们有什么影响？我们这一辈子碰上了两次世界大战。你们还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吗？如果战争对某国合适，它便把战争合理化。要是不合适，便找种种借口，连个指头也不动弹，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159. 我们的美国朋友——我不是说他们该不该去，但他们已经到越南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对他们合适。

160. 在我看来，好象现在让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说：“回到你们原来的地方去”就对他们不合适似的，而我们苏联同事正是要求他们这样做的。为什么美国人应该去越南呢？去和共产主义交战吗？他们想骗谁呢？他们在这里就和共产党人坐在一起，我们在这里和共产党人坐在一起。这样做对他们美国有利，但他们在中东的利益却是分而治之。

161. 这次政策已经弄巧成拙，自食其果。我曾三番五次对你们说，美国进入了越南。他们说：“我们要制止共产主义。”但亚洲国家再也不受欺骗了。那里有民族利益。美国害怕中国扩张，但如果西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到我们中间，美国便说：“你们阿拉伯人，我们先告诉你们，我们准备保证你们的领土完整，”接着，“你们，以色列，我们要保证你们的领土完整。”然后他们同以色列咬耳朵，悄悄地说：“别发愁，我们在那个地区有海军和飞机。”以色列人则说：“啊，我们自己干就行。”他们自己干了，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怎么干的。我想一个人要是发展战争工具并不光彩。甘地哪里去了？要是他今天还和我们一起活着，他会说些什么呢？

162. 驻印度副高级专员对我讲过，英国人是怎样随着他们的火车到来的——我不记得是哪个地方了，但那里有一个甘地主义者，但愿他安息着，他们把他放在铁轨上，一个上尉对司机说：“开，往前走。”他一动也不动。他们对上尉的行动发起怒来。这个故事是驻印度副高级专员在三十年代在伦敦对我讲的。

163. 最后这个上尉完全疯了，他们不得不把他送进疯人院，英国兵造反了。神欲灭之，先使其强。你们西方超级大国，别以为你们有力量而得意洋洋。古希腊人有言在先：神欲灭之，先使其强。别被你们的

富裕强盛冲昏头脑。你们，美国朋友们笑吧，大笑吧！我们义愤填膺，你们却一笑置之。君见狮牙往外翘，且莫误以狮在笑。

164. **主席：**我要请约旦代表回原座位，并想再一次感谢他的风格。

165. 我愿向参加这个辩论的所有代表指出，今晚我们在这里开会是要讨论叙利亚代表认为极其紧急的一个具体问题，为了加快我们的工作，我想请求各位代表尽量集中于叙利亚代表提出的问题上。

166.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我十分高兴地赞同联合王国和加拿大的代表们所讲的关于布尔将军的那番话。我们当中某些曾在同样情况下履行过职责的人们，特别能体会到他的困难。我们称赞他的献身精神，称赞他为恢复和平而做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为了减少他的工作困难，安理会应坚持为他提供他所要求的一切便利，特别是归还耶路撒冷政府大厦中的司令部。

167. 我认为安理会也许是在不得不黑天白日地开会这种不利情况下发挥着职能。在我看来，我们容易被搞得迷迷糊糊。坚持对抗我们的决议和停止继续交战这些明显的问题，已经被每次会上提出的个别具体责难引起的争吵所冲淡。

168. 难道我们要忘掉我们已命令各方在六月七日格林威治时间二十时停止战斗吗？六月八日这项命令被各有关方面接受。但没有得到遵守。昨夜我们讨论了对这一截止时间的违犯行径，即以以色列对大马士革地区的轰炸，和以色列部队向叙利亚境内纵深地区的推进，包括对库奈特腊的占领。

169. 昨天我们被通知，按照布尔将军的安排，以色列、叙利亚协议在六月十日格林威治时间十六时三十分停止交战。今天我们正在讨论着违犯这个最近确定的停火截止时间的行径，大概我们还要着手发布另一项停火命令并确定一个新的停火时间。同时，不仅在拉菲德有以色列部队，在该镇的南面也出现了他们的坦克，而且有的还朝东面开去。

170. 难道我们明天还要开会颁布另一项停火命

令吗？难道我们应随着以色列部队的向前推进而提出一次又一次地停火吗？

171. 以色列的目的十分清楚。这一点国防部长达扬将军已经讲得明明白白。他要保持他在苏伊士地区、亚喀巴湾、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以及叙利亚边境高地的各个阵地，以便从实力地位出发讨价还价。以色列的短期目标已经被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阐述得清清楚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刚刚读过了这篇文章。

172. 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该做些什么呢？当然我们应该满足我们叙利亚同事的要求，即事态不容进一步恶化，叙利亚领土不能再被占领。但我认为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更为深远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是命令所有部队撤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他们原来的阵地上去。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这一步骤，我们将每天面临着和这几天来我们不得不应付的相同的局面。鉴于这种不祥之兆，我要再次重复一下，我上星期五声明中的话：

“第一，安理会应当加强停火要求，立即命令所有武装部队撤回他们在爆发敌对行动之前的阵地上去。第二，有必要重新推动并加强在那一地区的联合国机构，以便实施停火，并保证按照秘书长在他的五月二十六日报告〔S/7906〕中所建议的方式实施撤退。第三，安理会应该考虑是否要请求秘书长向那个地区派出个人代表，以帮助缓和紧张、恢复和平状态。这位特别代表还应保障被以色列蹂躏地区内阿拉伯平民的安全。第四，当撤退完成，侵略状态消除的时候，安理会应认真考虑采取步骤，使那一地区的和平得到巩固。制订解决办法时，必须尊重有关国家的主权和阿拉伯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的正当权利。”〔第一三五二次会议，第102段。〕

173. 我恳切敦促安理会，再次仔细考虑这四点纲领，并考虑根据这些方针做出一项决定的必要性。

174.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时间晚了，我打算讲的非常简短。在这次辩论过程中，我曾几次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允许对任何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这自然也包括对我国从事公务生活但不在

制订国家外交政策的政府行政部门中的某些人物的评论。我国政策自然是安全理事会合法辩论的题目，但不能允许的是对我们生活中的政界人物和知名人士进行评论和刻划。我认为这与宪章的精神和文字都是不相容的。

175. **伊亚拉先生**(尼日利亚)：确实，我们正在开会考虑叙利亚代表提出的一项特定问题。在正常情况下，安理会应该专心对待这一特别控诉。但是连续召开会议，每次来考虑一项特别控诉，也确实已经成了习惯。因而，依照我代表团的意见，安理会应当考虑采取行动和步骤，使已经通过的停火令和决议受到尊重。正常情况是，既然已经安排了停火，而且停火已为有关方面所接受，安理会现在就应该着手解决在那个地区重建和平方面的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始主要是使部队撤回到敌对行动开始之前他们原来的阵地上去，这点是清楚的。但如果这一点受到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事件和由此引起的安全理事会黑天白日同样没完没了的会议所妨碍，那么我们将无法去处理实质性问题。

176. **停火**，按照我们的理解，必须意味着炮声止息，军队活动就地停止。任何试图从目前的局面中取得法律上和地理上的优势，都必须被认为是遗憾的。我们高兴地听到混合停战委员会的叙利亚成员现已获释，我们确信他们将来能亲自参加或通过其他方法参加那个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联合国机构的工作。

177. 最后还有一点。在今晚辩论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措词逐渐被使用起来，这就是“停火线”。为了不致使这个措词单单由于疏忽而被接受，让我至少代表我的代表团说，我们不明白还有一个停火线。有停战线。有意味着军队原地不动的停火令，任何向北向南向东向西移动，除非是从战场返回家园，都是破坏停火。

178. **主席**：在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是叙利亚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179.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我以极大的兴趣和注意力听取了以上所有的发言，在我看来，确实有一

点需要进一步澄清，我这样说，是因为在讨论过程中我确信出现了某种混乱，而这种混乱应当得到澄清。

180. 让我从我给你的信件[S/7973]里所提出的我们的申诉开始，主席先生，在秘书长所收到的补充情报里(文件 S/7930/Add.3)，又将我们的申诉作了简要的说明。在该文件第6段中，将我们的申诉表述如下：“在当地时间十八时正，一支以色列坦克部队和包括飞机和直升飞机在内的支援力量，从拉菲德开出，向东向南，朝着纳果阿方向和其他至今没有发生过战斗的地区移动。”

181. 现在我恭请安全理事会的代表，在听取我的意见的时候，看一看地图，从拉菲德开始，并且想着我们新提出的申诉。我们申诉新涉及的问题是，一支以色列坦克部队和包括飞机和直升飞机在内的支援力量，从拉菲德开出，向东向南朝着纳果阿方向移动。对于这个问题安理会须采取什么样的决定，已经产生了混乱。因为我将谈到秘书长提出的问题，我必须马上说明，我无论如何没有质问秘书长的意思。但是，在他第二次向安理会作的口头报告中〔新闻简报 SG/SM/745〕，他所提出的问题如下：

“遵守停火的关键问题在于以色列军队是否在六月十日格林威治时间十六时三十分以前就在拉菲德及其附近，或者还是他们在规定的停火生效时间以后进入那一区域的。”

182.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拉菲德的占领。占领拉菲德是在停火以前还是在以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今天指控的题目，一支以色列坦克部队和支援力量从拉菲德开出，向东向南前进。当这个指控送交萨森先生时，他说在前线任何地方都没有前进，前进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然后当拉菲尔先生今晚发言时，我们又听到他说移动是在停战线以内。但是，我很感激尼日利亚代表，因为当他说所有军队在停火后，都应留在原地不动，他确实说到了点子上——如法语中所述：“Mettre les points sur les i” (交代清楚)。我们的争论，如在秘书长提出的文件中所表述的，乃是以色列坦克和一队装甲车开出拉菲德。我们认为这就是对停火的破坏。

183. 这是第二次控诉。这个控诉无论如何将是

无损于我们昨天所提出的控诉，这就是说拉菲德是在停火以后被占领的。

184. 但是我再说一遍，现在问题就发生在军队从拉菲德开出，向东向南朝着纳果阿和其他以前没有发生战斗的地区开进。我希望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在他们自己就我今晚送交的控诉发言时，思想上对这件事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185. 在我结束我的发言以前，我还愿意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安理会现在正注意研究秘书长报告〔S/7930/Add.3〕。该报告的第7段里说，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一道进行工作的叙利亚联络官曾被逮捕，以后又被释放。因为我们按照停火决议正在同联合国合作，以实现联合国的职能和目的，我们迫切要求此类破坏事件不再发生。

186. 我的最后一点是这样。在六月十一日秘书长向安理会做的第二次口头报告〔新闻简报SG/SM/745〕中，提到了如下一点：“在拉菲德，公路被以色列国防军封锁。”既然，我们知道拉菲德远在叙利亚领土以内，这里所说的“以色列国防军”并不是什么国防军，它是在会员国领土内的侵略军。所以，虽然特拉维夫当局把他们的军队叫做“以色列国防军”，从这点来说，那是很清楚的，这些军队是侵略的，因为由于掠夺和侵略的结果，他们才在会员国领土内出现。

187. **主席：**在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也许，假如约旦代表同意，他也可得到同样的安排。那么，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到安理会议席指定的席位就座。

188. 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

189.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假如我请求发言，那就是行使答辩的权利。经安理会同意给了我这个权利，我不是对任何别的人，而是对我的好友戈德堡大使而行使这个权利。但我愿在这里确实地了解他以前都说了些什么。在我走出去以后，我才获悉他讲的话。我向三处不同的来源核对过，关于我谈到那些并不负责制定美国政府政策者的性格或者声明或者宣言——当然我是在解释他的原话——这一点，他提出

了抗议。换言之，这似乎是干涉另一会员国的内政，但是我认为，他所抗议的是他想象我是这么说的。

190. 我愿意恭请我的朋友，戈德堡先生，注意这个事实，就是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各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着美国政府的政策。还有外交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各种委员会。我在这里已经住得够久了，我知道一点美国政府的结构。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可以利用新闻媒介影响选民。所以，由于他们采用这些制度和媒介，参议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尽管可能不是政府的成员，确实也可以影响选民以支持政府。

191. 这样，腊斯克，还有两个参议员，凯斯先生和莫尔斯先生。腊斯克先生当然是很有经验的人。他是小心谨慎的。他用不着动嘴，叫喊什么“感谢上帝，有凯斯先生和莫尔斯先生”，而他们两位会把腊斯克头脑里所想的告诉我们。他们会把秘密泄露出来。我们很幸运，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人确实把许多秘密泄露出来。但是我们没有权，我们只能引证别人说的话，只能把当前发生的事情提请我们的好朋友戈德堡先生注意，而不是只留给自己知道，而且我们确实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192. 我没有恶意。但是我必须说我们自己受到很大损害。我们不愿意别人受到损害，但是我们阿拉伯人民受到了很大损害。我反映阿拉伯人民的情绪。我们知道大多数西方国家不支持我们。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我已经在西方断断续续地生活了四十年。我有两只耳朵，我有眼睛。所以，我仔细阅读不仅是各种报纸，而且也阅读各种声明和各种议会的记录。我一直在阅读议会和国会的记录，我引用的都是我所碰见的。

193. 但是我无意戕害任何人的品格。不管怎样，我说的都是真话。你可以说，好吧，我们应该在这里按照规则办事，但是我对按照规则办事已厌烦了，这样做只会使我们一事无成。我要美国人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已经对参议员肯尼迪或洛克菲勒先生作出了回答，那表明这就是你们的制度。但不要干涉我们。

194. 这里(指着照片),这是洛克菲勒先生。我给我们国王看过这张照片。那是一个犹太人的教堂。他是个基督教徒,但是他戴上便帽,穿上时装。罗伯特·肯尼迪到犹太教堂去,面对着费德林先生的使团——恰是为了猎取选票,选票。我们应该保持沉默。他们不是犹太人,正如你和我,戈德堡先生,不是佛教徒一样。他们都是基督教徒。这个报纸是有记载的,而且他们是负责人。他们两个都可能成为美国的总统。他们两个,一个共和党人,一个民主党人都是美国总统职位的可能候选人。这个就是阿拉伯的世界必须与之作斗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里支持他们。我想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聪明的——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是犹太人聪明。但是阿拉伯人也是聪明的。他们知道这些。他们知道他们是选票猎取者。但是牺牲了谁呢?牺牲了我们。

195. 假如美国政府同我们按照规则办事,我们是不会争吵的。在阿拉伯世界,我们经常说:“天上有上帝,地下有美国人。”在我青年时,头脑里就有这句话,那时青年是有理想的。现在,除了这些理想又增加了哪些东西呢?金钱、生意。而且我们,我们自己,正在受着生意的毒害。每一件事都是生意和金钱,万能的美元或万能的里亚耳或不管用的是什么货币——关于卢布我不了解。

196. **主席:**我必须请所有会员国注意。时间是非常非常晚了。在本安理会面前的是一个具体问题。我想请每个参加这次辩论的人,都集中讨论叙利亚代表今晚提交安理会的问题。他要求一次紧急会议是为了讨论有关坦克部队的严重局势和为了采取必要的行动以终止这种迅速恶化的局势。如尼日利亚代表所正确指出的,当然我们也有一切权利就有关履行停火协议的问题发言。但是今晚应该尽力集中讨论上述问题。

197. 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98. **拉斐尔先生(以色列):**我要说的话很简单,我把我的话限制在安理会开会所要讨论的事件。不管怎样,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已经就宗教、种族和神学以及其他不相干的问题给我们所有的人做了扼要的讲述。我现在就要说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所讨论的事件。

199. 在论及具体问题之前,为了保加利亚代表的方便,我只要澄清一点。我可能误解了他。他说到联合国人员被扣留或逮捕,以后又被释放。我愿意说清楚被逮捕的是属于混合停战委员会的叙利亚官员,他们是作为联络官或混合停战委员会的代表的。无论如何,这些叙利亚的官员都已经获得释放,这个问题不复存在了。

200. 我仅请安理会注意下述事实——在布尔将军的任何报告中都未证实以色列部队越过昨天在停火生效时规定的前线。这一点在新闻简报 SG/SM/745 中很清楚地得到了证实,因为其中最后两段说:

“应该注意联合国观察员六月十日没有在那个地区而且在六月十一日上午以前也不可能到达那里。因此,他们的报告,不可避免地局限于他们在六月十一日的观察。

“遵守停火的关键问题在于以色列军队是否在六月十日格林威治时间十六时三十分以前就在拉菲德及其附近,或者还是他们在规定的停火生效时间以后才进入那一区域的。”

201. 我已经声明我们的部队没有前进而且也没有前进的意图。他们将严格遵守停火义务。当这些报告公布以后,或当叙利亚代表的要求公布以后,我们立即请求布尔将军派观察员到现场,如果可能的话,他自己应该去,调查以色列部队是否曾经在这个地区前进或者正在前进。布尔将军通知我们代表,他要在清晨调查这个事件——我想可能是很快地去办——所以关于以色列的军队已经越过前线的说法,他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判断。因此,我必须说在此时此刻无论如何不能证实以色列部队已经越过六月十日格林威治时间十六时三十分所规定的前线的说法。

202. 我认为我们应当看到在前线沿线和任何地段都没有射击或战斗这一事实。我再一次要说,我们在一丝不苟地遵守停火。我们所有部队也已奉命这样做。

203. 我们正与布尔将军合作,并尽力协助他的工作。我已经提到观察小组正在前线执行任务,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向布尔将军提供他所需的任何其他方便。

204.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仅有一点需要说明,只有几句话。尼日利亚代表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此我表示感谢。我想我刚才发言时,提到了停火线。倘若如此,那是由于我疏忽所致。我完全同意他向大家提出的这个重要问题,我认为不妨回顾一下布尔将军所达成的协议的原话,我引证一下昨天会议的记录,布尔将军的原话是:“(1)我提议停火与停止军队的进一步行动,同时于六月十日格林威治平均时间十六时三十分生效。”〔第一三五六次会议,第25段。〕这就是他向双方提出的建议,并已被双方所接受。

205. 我很高兴能确认这一点,如果我刚才用了“停火线”这个词,那是错误的。

206. **鲁达先生**(阿根廷):首先,我的代表团对秘书长和布尔将军这几天来为完成安理会委托的任何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207. 安理会已通过三项停火决议,最新的一项,即第二三五(一九六七)号决议,具体涉及到叙-以前线的问题,两天前即在六月九日通过。这样安全理事会在履行他的首要职责时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双方接受了安理会的要求。六月十日格林威治时间十六时三十分定为停火时间。

208. 安理会为终止敌对行动而要求双方停火,如果本组织推卸它的监督和维护停火的责任,那么安理会,甚至联合国本身就会信誉扫地。如果我们犹豫不决,那么无论是世界舆论,还是我们自己的良心,或是我们此刻所肩负的职责,都不能不受到影响。因为,犹豫不决就是帮助和怂恿违反协议。据我们看来,由于判断联合国主权会员国的行动是一项既重要而又严肃的任务,我们应该收集尽可能多的文件和一切有助于形成明确的、结论性的意见的证据。

209. 我的代表团认为有三个问题的解决是刻不容缓的。首先我们认为以色列政府务必把耶路撒冷的政府大厦归还布尔将军。最近几天我们获取消息已感到十分困难。但是,我觉得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那么不用几天,不仅是我们获取消息的权利,甚至连联合国本身的威信都将处于危险的境地。

210. 其次,我要想指出,秘书长的报告〔S/7930/Add.3〕明确地提到了在耶路撒冷举行的有

关交换战俘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得到了秘书长的充分支持。我国的代表团与巴西、埃塞俄比亚代表团一起提交了一份有关此事的决议草案〔S/7968〕,因为我们希望在对待战俘及身受此次冲突之害的平民方面保证严格执行人道主义的原则。由于安理会面临着紧要而又迫切的问题,我们没有催促讨论此项决议草案。但我们感到有必要表明,我们衷心欢迎秘书长的意见,并给予支持。

211. 第三,还有叙利亚代表今晚向大家提出的问题,这也是这次会议召开的主要原因,即以以色列军队今天破坏停火的申诉。毫无疑问,安理会绝对有必要——我强调这一点,我一开始发言时也强调了这一点——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保证停火的遵守,并对违反的一方给予严厉的制裁。就具体的事实情况而言,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秘书长今晚向我们做的报告中的最后一句,即,在我们做出决定以前,至关重要的是,确定六月十日格林威治时间十六时三十分以色列军队是否占领拉菲德地区。

212. **主席**: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叙利亚代表,现在请他讲话。

213.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拉斐尔先生在答辩中再次企图在安理会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的指控指的是六月十一日发生的破坏停火事件,我的信〔S/7973〕的日期是六月十一日。秘书长第二个口头报告〔新闻简报SG/SM/745〕说道:

“纽约时间二十时三十二分收到布尔将军第二次来电:

“顷接大马士革报告:1.今天六月十一日格林威治时间九时五十分左右,联合国军事观察小组UN-203……”

电文接着说:

“2.格林威治时间十五时三十九分,联合国203与150军事观察小组报告说他们观察到在朱卡达村前有两三辆坦克。”

然后电文又说——这句话很重要:

“他们还报告说在这个村庄前面的一个山岗上有一支坦克纵队正向东前进,以后又转而向南。”

我提请安理会各位代表注意六月十一日的那次报告。

214. **主席**：现在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人，我不知道各位代表是否都愿意象联合王国代表卡拉登勋爵刚才建议的那样稍事休息还是愿意现在休会直到明天。

215.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本来认为，把事情今晚办完到明天再休会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相信稍事休息后——因为我相信安理会的目的是相当明确——仍可在今晚作出结论。但我认为把决议推迟到明天是错误的。

216.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想就你刚才提出的是否休会的问题作答。

217. 依我看来，提出休会的问题完全是不恰当的，也不符合正当的程序。我们到这里来为的是要作出决定，作为安理会的代表，我们没有权利使会议无结果而散。我已耐心地听取了每个人的发言。但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听任某些代表教导我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218. 现在该我们针对那些，特别是针对沙特阿拉伯代表的说教，表示看法了。这些话语首先出自美国代表之口，以后从特拉维夫代表那里又听到同样的道义说教。对这位代表我们已经充分地表明了看法，再也没有必要说这位代表的话无一句可信。

219. 但是，他却不断提高嗓子攻击联合国一个主权会员国的代表，企图教导他应该如何讲话。具有可悲的讽刺意味的是，有人喋喋不休地拒不接受批评，把批评说成是对一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但是阿拉伯领土上正在发生什么事？难道那仅是一个声明或批评吗？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对每一条国际公法的肆无忌惮的破坏，是对一国主权的践踏，也是对其内部事务的卑鄙无耻的干涉。可是这些人竟然到这里责备起别人来了。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难道他们全然忘记了他们是站在什么地方吗？

220. 华盛顿的代表告诫沙特阿拉伯的代表说他得罪了某人，干涉了美国的国内事务，但是越南正在

发生什么事？难道这就是所谓尊重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吗？华盛顿与特拉维夫的外交家在这里上演的到底是什么丑剧？

221. 我们要对本组织一位成员的这些虚伪的厚颜无耻的欺人之谈与说教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222.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如果没有反对，我愿正式动议暂时休会以期使我们各项议程从速得出结论。

223. **主席**：据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第1段，有代表提出了休会的动议，我的意见是休会一刻钟左右。现在就将此动议不经辩论付诸表决。

举手表决。

动议一致通过。

会议于凌晨二时二十分休会，三时复会。

224. **主席**：根据磋商结果，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愿意提出下列决议草案由安理会不经辩论进行表决。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注意到秘书长在第一三五四次、第一三五五次、第一三五六次以及第一三五七次会议上所作关于以色列、叙利亚双方之间的局势的报告以及文件 S/7930 与 Add.1-3 提供的情报，

“1. 谴责任何和一切破坏停火的行为；

“2. 请求秘书长继续调查并尽快向安理会报告；

“3. 确认安理会的停火与停止军事行动的要求包括禁止停火以后任何军事推进行动；

“4. 要求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格林威治时间十六时三十分以后向前推进的军队立即退回停火阵地；

“5. 要求给予联合国停战委员会参谋长与执行停火协议的观察员充分合作，包括行动自由及提供足够的联络工具。”

现在就此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举手表决。

一致通过决议草案。¹

225. **主席**：休会前，我想再问问秘书长有没有补充情报向安理会报告。

226. **秘书长**：从会议停会到现在，我并没从布尔将军处获得其他情报。

227. **主席**：谢谢秘书长，我现在就要宣布休会，下次会议时间将由我与全体成员磋商后并根据紧急情况下全体成员都须随时应召的约定另行确定。

228.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我想就下次开会的时间讲几句，我倒觉得我们今天下午四时开会为好——我说今天下午四时，因为现在已是凌晨三时——这样我们可以掌握形势，并有机会考虑针对形势安理会应采取的其他措施。我认为安理会各成员对此都能接受。因此我提议今天下午四时或五时左右会晤。

229. **主席**：我个人认为给大家一点时间考虑一下诸如印度代表等提出的问题为好，我也将考虑保加利亚代表的建议并与安理会成员磋商。如果今天下午召开会议是各理事国代表的意见，那我一定会重新召集会议。但是，用我刚才建议的方式，即在磋商的基础上重新召开会议是否可行？

230.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如果事态没有进一步发展，我不反对。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在今天下午四时或五时左右会晤。那时我们也许能有机会考

虑第二阶段的工作和看看我们已通过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231.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呼吁保加利亚代表允许进行正常的磋商程序，今天我们已经负荷够重的了。许多人都希望予以思考，有些人确实也希望在继续讨论前得到新的指示。我决不是排除早一点开会的可能性，但同所有理事国进行磋商是安理会的惯例。我确信我们大家对主席有充分的信任，相信他会不失时机地尽快召集会议，因此我敦促保加利亚代表允许有磋商的过程，当然我也认识到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是极其紧迫的。

232.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我原则上支持保加利亚代表今天下午五时开会的建议，但我并不反对通过磋商来确定下次会议的时间。

233.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我的建议的目的就是与安理会成员磋商，我认为确定在今天下午五时左右开会是有意义的。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彼此协商。但是，如果证明没有必要下午五时左右开会，那么主席可以通知我们安理会不开会。然而，我认为确定今天下午五时左右开会是有意义的，这样我们可以密切注视形势。我希望开会时间能原则上确定，前提是如证明没有必要就宣布取消。

234. **主席**：我理解保加利亚代表希望原则上确定今天下午五时开会，但他也同意我完成我现在已在安理会上刚刚开始磋商，并同意，在这一磋商的基础上，于今天晚些时候作出最后决定。既然没有反对意见，就散会了。

¹见第二三六（一九六七）号决议。

六月十二日星期一凌晨三时十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